

中國國民黨政治工作論文集第一集

蔣總司令訓練政工人員講演集

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印

# 中國國民黨政治工作論文集第一集

蔣總司令訓練政工人員講演集

## 目錄

- (一) 關於中山艦案 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
- (二) 黨代表的責任 對黨代表短時間講演詞(見黃埔叢書二五九頁)
- (三) 戰時政治工作人員的使命 對宣傳隊及政工人員訓詞
- (四) 最近政治工作方面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在徐州召開第一集團軍各軍政訓部主任聯席會上

# 蔣總司令訓練政工人員講演集

## 關於中山艦案

對全體黨代表演說詞

一十五年五月！

本校自開辦以來，凡我所有的行動言論，這兩年中間，各位同志，一定是很明白的。不必再要我贅述。尤其是我平時對於共產黨同志，不分界限，不挾偏見的態度；不要我自己講，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。凡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學生，無論他是否共產分子，我看他們，差不多平素是最親愛的，最有希望的同志；這樣親愛的同志學生，現在這回使得他們完全退出來，這種情形，大家很容易明白，還是我校長有意或喜歡想做出這件事情，還是從中有不得已的緣故，而發

生這種錯誤呢？這內容當時種種複雜離奇的地方，我要講也不能講。爲什麼呢！這事情差不多是同法國大革命經過的一段情形一個樣子的；政治內容的情形複雜，是口舌所不能形容的。你們只看法國大革命史，就可以曉得這回事情。這事情中間，自然有許多人想離開我們，挑撥我們，造出各種謠言來，固然有許多間接的因果；但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出來，我們團體不能穩固，弄出三月二十日那天的事情來。然而僅僅外面造出來的空氣，就能做成功這樣的圈套，這是不相信的！如果我們團體是強固的，無論外面怎樣挑撥，終是挑撥不起來的；只因爲我們內部團結的精神，遠不如前，使得外人有挑撥離間的機會，所以有前月二十日這事實出來。當時經過的情形，我略略同大家講明一二點；不過政治的內容，革命經過的事實；或是將來歷史上拿

我給各同志的信，及我和幾個同志時常所說的話，可以證明這回事實。但是這是要等我死了之後，才可以完全發表，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，萬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，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；如果我不是當着這件事的人，我亦不相信會有這件事情。我是曉得各位同志在本校出身這樣親愛的同志，一定想不到我校長受着這樣子的苦痛。我只舉其中很輕淡的一件事情來說：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，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，並且想拆散本校；就造出一種空氣，說校長是不革命的。這不革命的話，分明就是說反革命的話一樣的；拿不革命的話來加我反革命的罪惡，你想可痛不可痛呢！從前法國大革命的時候，要推倒一個領袖，誣害一個領袖，沒有事實可證，就拿一句不自由不平等的話來加他領袖的罪惡，利用一般失却理性的羣衆來推翻他的

領袖。現在這回幾乎亦拿反革命的話來加我的罪名，使得我不能革命，簡直說不許我革命；這種情形，各位那裏曉得！但這不過是局部的一二個人的陰謀，我相信我的學生，無論那一個，一定不會講我是反革命的，一定不會講我是不革命的，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不會有這樣的事實。既然是少數的陰謀，不是各位的事，爲什麼要各位都退出來呢？因爲當時實實在在有人對各軍官長說是共產分子在第一軍內，雖然是不多，但是這些分子，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，並且是有團結的，可以隨時制服其他一切的；還有人在演講之中，說是「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後，才殺共產黨，難道中國革命沒有成功，就要殺共產黨麼！」這些話統統引起一般軍官恐怖與自衛的心思，所以對於黨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懷疑了。所以他們軍官有要求共產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實，並且

由他自衛心而起監視的舉動。你們相信本校出身的學生，會不會殺共產黨呢？我對於我的學生，旁的話不敢說；但是一般學生，都知道革命分子是要團結的，如果殺共產黨，無異於他自殺，這一點理性是統統都能了解的，爲何要說這些話來引起惡感，激動風潮，使得大家不安呢？這樣經過的情形，你們知道不知道呢？不過前月二十日的事情如果不設法改正，我以為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如何，一定有一天會發現的；如果當時我校長不在的時候，當天的情形，一定是更加劇烈，也未可知的。但這是革命過程中一定不能免的，我們團體雖然因此留了一個裂痕，精神上固然是很大的損失，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；不過我們今天還能夠同在學校裏，相聚一堂，能夠講明白當時大概情形，我以為這並不是禍，可以說是因禍得福，將來可以更加團結，免除矛

盾，我以爲這是革命中一定經過的階級，到這階級經過了，才能真正的團結起來。我因爲全部經過的事情，決不能統統講出來，且不忍講的。現在我再把一件事，來證明外面的謠言，不是憑空而來的：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後，就有一種倒蔣運動，無論本軍裏，或本校裏，都造出一種不良空氣，使得軍隊裏的官長來反叛，並且拿利祿來引誘我們的官長；我只拿一件很小的事來證明，請大家判斷這件事對不對；現在廣東統統有六軍，廣西有兩軍，廣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各軍，照次序排下去，廣西自然是第七、八軍了。但是第七軍的名稱，偏偏擱起來，留在後面不發表，暗示我的部下，先要他離叛了我，推倒了我，然後拿第二師和第二十師編成第七軍。即以第七軍軍長來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，這不是可掩飾的事實。不然爲什麼要留第



七軍在後面做什麼呢？我當時看到這種情形，我就發生一種感想，是什麼呢？我以為已經有人不願意我了，如爲我個人安樂計，那是我求之不得，因爲這十幾年來，無論那一個同志，尤其是總理，總不許我離開他左右，不許休息一個時期；而現在竟有人不滿意我，並且要推倒我，那不是我一個求安樂很好的機會？但是我是來革命的，我是要擔負革命責任的，如果有人爲個人權利之見，想來推倒我，或不滿意我，那是我可以退讓的，決不肯戀棧一刻的。若是爲此不許我革命，並且附加我罪名，使得我此生不能革命，而且要污蔑我一生革命的歷史，這就不行了。若不然，倘推倒了我之後，就要動搖本黨基礎，使得三民主義不能實行，使得全軍全校同志，失去了重心，沒有人來領導，弄得我們總理辛苦艱難締造的這個團體，四分五裂，不可收拾；

使得全部同志學生們，因為我一個人放棄責任，而不能完成其革命的使命，使得我學生失去了中心，無法團結；弄得軍校出身同志們，任人來污辱唾棄支配一切，而本黨革命光榮的歷史。竟為我一人灰心而來敗壞，這更不行了！這樣怎麼對得起總理和各位同志。我敢大膽的說一句話，如果我放棄責任因灰心而去了之後，我以為不單是三民主義要受一個很大的挫折，就是共產主義在廣東還是不能立足，所以有人在軍事委員會要留這第七軍在後面不發表，使得我部下有攜貳之心，並且拿我的部下來做攻擊我的工具，這種威逼利誘。破壞革命軍紀律，喪失革命軍精神，不由下面犯着而反從上層做起；這樣情形，凡是愛本校的學生同志，那裏會想得到呢？怎能使我不痛心！至於在學校裏面，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，每次演講，有形無形之間，詆毀本校

不革命的言論是公開的，大家知道，不必我說了！總之他的用心，先暗示一班同志，對我失了信仰，並且還有彰明較著說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，要打倒北方段祺瑞，就先要打倒這裏的段祺瑞。各位同志想一想，這些話是指那一個？如果我有段祺瑞那樣軍閥的行動，只要各位同志指摘出一點來，不要等待各位來打倒，而我必定可以自殺把你們看的！倘若他真正是一個同志，看見我有軍閥行動，他應該先拿同志資格來規戒責罰我的；等到我不聽他的規戒，這時候他拿事實指摘出來，宣布我的罪狀，也不晚啦！他若是沒有旁的用意，何必胡說這些詆毀中傷的話？這都是事實，無論何人，不能瞞過的！總之，事實是不能埋沒的，如果我校長真正做了反革命叛逆的時候，社會上一定有事實能證明出來，來制裁我的。否則，無論旁人怎樣詆毀造謠，

自然有我革命歷史和人格可以證明，決不能爲他來動搖我的革命事業。所以我不管他。不過除此之外，還有很多說不出的痛苦，還是不能任意的說明，要請各位原諒。從前我的革命歷史，各位或是沒有目見，不過自前年開辦本校，到現在爲止，這二年以來，大家都所目見的，我可以講我自革命以來，對於本黨，對於政府，對於同志，沒有一起事情是越出軌道以外的，沒有一件事情不守紀律的。不但是我自己勉勵要做一個模範黨員和模範軍人，就對於各位同志，亦時時以模範黨員模範軍人相勗勉的。難道願意拿這種寶貴的革命歷史來拋棄，而到現在反來背一個不革命的名麼？老實說，只要對於本黨和政府有利益的，那麼對於我個人，無論什麼，都可以犧牲的，如果推倒了我，於本黨於政府於革命於本校於主義皆有益，而無損害，那我就即刻

可以辭退，亦不必要等他們來推倒的。如果我革命存有一絲一毫個人權利祿位之心，無論那一個同志學生，不但是可以來推倒我，而且可以來槍斃我的。革命是萬萬不能留感情的，還有北伐問題，我以為廣東已經統一了，如果不能北伐，那不僅對不起總理，還對不起我們已死的同志，我們辦這學校是爲什麼？不是統一廣東就算的，乃是要北伐！就是要統一中國，要參加世界革命的。萬不料我提起北伐問題，竟至根本推翻；弄得軍事政治；差不多都立在被動的地位，沒有自動的餘地。這樣革命，還算是革命嗎！難道革命是保守廣東就算了嗎？這種話在經過事實當中，雖說是不重要的話，但亦只可對於各位同志說，不能向外人明言的，因爲經過情形太複雜，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，這只有我個人知道；不過將來革命歷史中間，一定能夠了解明白

。我所受悲慘痛苦的情形，這三月以來要是沒有堅忍的精神，沒有一點忍耐心，那麼校長今天不僅是不能在本校裏同各位講話，或者校長早已死了也不曉得的。因為經過這些悲慘的情形，不是使人灰心放棄他的責負，就可以使他憤激而自殺的。至於二年以來，我對於共產同志，親愛的精神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就是我对共產主義，不但不反對，並且很贊成的；對於黨代表制度，我不僅是贊成，並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。爲什麼要拿我自己所首倡的制度，要由我自己手裏來摧殘？並且使得自己親愛的同志學生，手創的軍隊，願意拿來破裂呢？我想各位不待我說而能了解其中曲折的。還有一般人沒有，話可詆毀，甚至說校長發了神經病了。這沒有什麼，做革命黨的人，在常人看起來，以爲這種革命暴動的舉動，不是發神經病，就是一個傻子，所以從前

遇着總理有激烈的主張，幾乎沒有一個不說總理不是發瘋，不是發神經病的。所以這種革命的神經病和瘋子！是應該要做的。各位經過這一回的事情，我以為不僅是對於我們團體沒有一點損失，對於我們的精神，亦沒有一點分離，我以為經過這回事以後，可以使我們團體更加團結起來，這是一定的。比方各位自己做了校長，為校長設身處地想一想，那裏樂意拆散自家團體，拆散自家最親愛的學生，所以無論校長的行動主張怎樣，總是使我們團體，我們政府，我們主義，有利益能發展。如果對於本黨沒有利益的時候，無論什麼東西可以犧牲的；不僅是名譽，就是犧牲生命，也所不惜。我以為只要革命於主義有利益，其餘的事顧不得這許多了。否則，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。

以後我們要改正的事情同各位講一講：

第一，凡是一個團體裏面，有兩個主義，這個團體，一定不會成功的，而且一定發生衝突的；這個衝突，無論大些小些總是不能避免的。尤其是一個團體裏，有兩個中心，有兩個領袖，這個團體不但不能堅固，而且一定要分裂的。現在國民黨裏面，幾乎有兩個主義，這種現象，一定是自相矛盾的，會發生衝突的。大家曉得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來做基礎的，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，認定現在中國革命的需要，是三民主義，這是無論那一個革命黨員皆能從客觀而認識的；所以共產分子，儘管信仰共產主義，而他的環境的需要，一定是三民主義。所以一定做三民主義工作才行，要是不能這樣，拿國民黨三民主義來做招牌，暗地來做共產主義的工作，這樣子不僅是破壞三民主義，而且是叛反他的共產主義一樣的，把他加入國民黨的本意完全消失掉。



了。譬如我是贊成共產主義的一個人，但是現在這時候，革命的需要，一定要實行三民主義。既認定這時候實行三民主義的必要，我們大家就要做三民主義工作，這一點要避免以後的衝突，要堅固以後的團體，是一定要做到的！

第二件，國民黨的領袖，只有總理一個人，不能夠認有二個領袖；如果信奉兩個領袖，那一定是有一個信仰是假的，或是兩個信仰都不真的了。不要說我對於總理跟隨了許多年，受了許多教訓，不能動搖信仰；凡是一個國民黨黨員，看見總理照相，東歪西倒，毫不敬重，而且污蔑總理人格，抹煞總理歷史；這樣情形，使得一般黨員見了，那有不起反感的道理！他將不能污蔑的，硬要去污蔑；不能抹煞的，硬要去抹煞；這樣對於總理的人格歷史，毫無損失，而且徒然引起

一般黨員對共產分子的惡感和懷恨，這無異他反對共產主義一樣！我見到史達林批評託爾史基主義的論文，實在不能不使我同抱悲憤。所以一個團體，只可信奉一個領袖，才能發生效力，才不會落空。我認為實行三民主義，就是實行共產主義；如果他想污衊總理，那就是他污衊馬克斯列甯一樣的。并且無意之間，做了一個反馬克斯主義者。如果他能尊重總理，就是他能尊重馬克斯與列甯。我是總理的信徒，但是我對於馬克斯和列甯的敬仰之心，或是比共產分子還要實在，這是出於自然之心，不能絲毫勉強的。這是我現在所感覺要改正的地方。以後我們要團結這個團體，要他真正能夠發生效力，完成我們革命責任的時候，這二件事情，一定要做倒的！不然，無論怎麼樣講法，只有一天分離一天，絕對不能團結起來的。

今天所講的話，不過講些經過的大略。看見各位共聚一堂，拿我平時所不忍講不願講的話，不知不覺地發洩出來了。總之，三月二十日的事情，完全要由我一個人來負責的；如果說我欠缺手續，這是我承認的，但是我的本意，是要糾正矛盾，整頓紀律，鞏固本黨，不得不如此的。我以爲這件事，不僅對於三民主義的本黨觀點上着想，是應該如此；就是在共產主義的立足點上來說，也不得不然！我以爲現在中國革命情形，有利於三民主義的，亦必有利於共產主義。所以我們不但是於三民主義無益的事不能做，就是於共產主義無益的事，亦決不能做的。所以我說反共產主義，就是反三民主義的口號。并且說不忠實於三民主義，就是不忠實於共產主義，污蔑三民主義，無異是他自己反對共產主義，今天各位聽我講了之後，還有什麼疑問，還有

什麼意見，請大家可以儘量發表！

席間答陳同志問李之龍看管的情形

李之龍的事情，你不問我，我就忘掉說了。現在我就講下去，當三月二十日前二天，即三月十八那一天夜晚，無緣無故開兩艘兵艦到黃埔來，一艘是中山艦，另外還有一艦是寶璧艦，這兩艦是在廣東最大的艦；當時我並不曉得他是已經開到黃埔來了，到了第二天，（即十九日）有一同志問我，起頭見面時就問我：（他的名字不能宣佈）「今天你黃埔去不去？」我說：「今天我要回去的！」後來離別了他之後，到了九點至十點鐘模樣，那同志又打電話來問我黃埔什麼時候去；如此一連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什麼時候去。當他打第二次的電話，我還不覺得什麼，直到第三次來問我的時候，我覺得有些稀奇。爲

什麼那同志今天總是這樣急急的來問我去不去呢？如果沒有緣故，  
從來沒有這樣子來問的。我後來答覆他說：「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  
。」他曉得我是不去黃埔了。後來不到一點鐘的時候，李之龍就打電  
話來問我，說他要調中山艦回省，預備給參觀團要參觀，我問他中山  
艦什麼時候開去的。他答：「昨天晚上開去的。」我說：「我沒有叫  
你開去，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！何必問我做什麼呢？」因為十九  
日十點鐘，曉得我不回黃埔，所以當日下午就叫中山艦回省，開回到  
省的時候，已是天黑了。因為李之龍上午的電話，我很奇怪：為什麼  
我既沒有命令要中山艦開去，而他要開回來？為什麼要來問我？——  
因為從來開船並沒有來問過我的。——後來問他：「那個叫你開去的  
？」他說：「是校長的命令。」又說：「是教育長命令。」我要他命

令拿來着，他又說沒有，是電話打來的，這事情模糊極了！等到中山艦回省之後，應該沒有事情就要熄火，他升火升了一夜，還不熄火，形同戒嚴。中山艦到了黃埔，因為我不回黃埔在省裏，他就開回來省，這究竟是什麼事？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艦去鎮攝，一面要李之龍來訊問；因為他是代理海軍局長，不能不負責任。這就是當時的情形，其餘的話，現在還不能發表。總之，現在這事情還沒有十分明白，我亦不願意十分追究。李之龍究竟是自己的學生，如果我的學生不好，就是我自己家不好，然而現在一時是不能釋放的，對於這件事情，我處置實在覺得困難極了！好像家裏的子弟有這麼的事情出來，家長簡直是沒有辦法。所以大家要明白我處境之難。要是革命性薄弱一點的人，看見這種現狀早已放棄責任走了，如果這樣，還能算是革命黨

員麼？還能繼續總理的生命麼？還能領導你們同志學生提起革命精神麼？

## 黨代表的責任

對黨代表短時間講演詞

十二月十二日

今天有幾句話對大家講。我們派了黨代表下去沒有表現什麼功效，就是沒有履行黨代表的責任。對於禮節不能躬自表率，見了官長，還有許多隨隨便便的，似乎有點得意驕矜的樣子。我們第一要把個驕字去了，自己驕矜起來，斷不會親愛別人，別人也不會親愛你。黨代表的責任，是要感化他人的，要以言語行動態度上，默默留意檢點，使人家感覺到你很可親愛的樣子，信仰你。

第二沒有黨代表的時候，各連營長，自然負完全的責任。有了黨

代表，既然副署了一切的命令呈報，就對於這一切的命令呈報要負責。所以黨代表以後對於命令呈報，須得審慎審慎。

現在有許多病兵逃兵缺額，延遲未報，黨代表須知連裏幾人有病，幾人在逃，每天點名的時候，人員多少，尤要清查周到明白，營比連複雜些，團比營更複雜些，連長對於營長負一般的責任，黨代表對於黨裏也負一般的責任。士兵的月餉，所吃的東西。穿的衣服，黨代表須時時檢查，至少也要使得我們的軍隊，沒有現在西南各軍的毛病。

黨代表要使得兵士受你的教育，我們的主義見效，首先要士兵懂得普通言語，教他認識些字義，才有施教的門徑。更緊要的，黨代表混入士兵裏面去，學學他們的語言。這個樣子，士兵才容易感化，容



易了解主義。你若是高高在上，與士兵生出一層隔閡，士兵見了你是官長，他遠遠地不敢接近你，不敢來和你談話，那就下情不能上達，你見了士兵是士兵，中間毫無有感情的聯絡，兵士聽你的話，當作官樣文章，格格不入的，教練主義無以下施，黨代表的責任，是沒有作到。

現在士兵病的，十有二三，黨代表應當時常去看看他，時常去安慰他，總不要士兵有離鄉別井，舉目無親，痛苦伶仃，無人憐憫的感想發生。你若是他病你不理，親愛團結的功夫，從何處下手呢？

連長的責任在教練和指揮，黨代表的責任在監督，對於士兵的經濟狀況，生活狀況，政治訓練是頂要緊的工作。教養二字，在平時黨代表負了黨裏付託的大責任，要造日報表，日日報告才行，這點請

各位留意。

以後黨代表做到了全連士兵主義明了，縱然沒有軍餉的時候，也不會發生別的事故，還能夠繼續努力作革命的工作，那就是黨代表的萬能，也不辜負我們派了黨代表到軍隊中的希望。總得黨代表一句話下去，全連士兵官長沒有絲毫異議，真心的誠服，才有黨代表的効力。

### 戰時政治工作人員的使命

對宣傳隊及政治工作人員訓詞

宣傳隊及政治工作人員，都快要出發了。你們此次出發，所負的責任很重大，在未出發之前，我有幾句緊要話對你們說一說：

不論是宣傳隊，是政治工作人員，對於自己的責任和地位，都要

十分明白認識，在空間上雖是有的在後方，有的在前敵，但其責任總是一樣的重大，沒有什麼分別的。在前綫政治工作人員之責任，要維持軍紀風紀黨紀，使士兵嚴格的遵守，在後方的呢，要向民衆宣傳，使他們知道我們的軍隊，是爲他們謀利益，求幸福的軍隊，鼓勵他們與我們合作，與我們取一致的行動。假若他們對於我們的軍隊懷疑着，那他們便容易信了敵人的謠言，中了敵人的宣傳，對於我們發生種種不好的行動出來，那末就要影響到我們前方的戰事了。所以在後方的工作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你們要明白你們是軍隊的模範，當以身作則，要克勤克儉，吃苦耐勞，忠實工作，如前方戰事有不利，後方政治人員，更加拿出能力本事來費盡精神，極力宣傳，使不至發生什麼影響，和沒有打敗仗一

樣。打仗是要有敗有勝的，我們軍隊出去，打敗仗是很平常的意中事，不算得什麼，但要在打敗仗時，還能夠維持軍紀風紀，不傷民間一草一木，使老百姓對我們仍表示好感，這才看得出我們軍隊的力量，與宣傳的效果了。宣傳的效果，在打勝仗時不容易看出，至打敗仗時便可很明顯的看出來了。常有在前方戰事並沒有失敗，後方政治工作人員，聽到些謠言，驚惶失色的態度，便流露出來，或且放棄了自己的責任，退避三舍，不知跑到那裏去了，這樣便是糟糕了。就是真的打了敗仗的時候，宣傳員更要鎮靜拿出自己的力量，維持軍隊的隊伍，維持社會的秩序，與不打敗前一樣，這才算盡了宣傳員的責任。你們要知道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。我們的軍隊，不是可以一直一帆風順打到北京去，在這個革命進程中，難保不打敗仗。你們當下

決心，以大無畏的精神，不怕一切，打敗仗了，敵人來了，我們自己雖沒有武器，但還留守着不稍退縮，那末有武器的士兵們見了我們這樣有勇氣，不怕死，他們亦不會後退，亦要奮起勇氣，與敵人作最後的拚命了。所以在打敗仗時，政治工作人員是很有關係的。

你們同時要明白，你們是社會的模範，亦當以身作則，要廉潔，要勤勉，隨時隨地要注意你們的行動言論，使人們不知不覺間感化着。這種無形宣傳，比有形宣傳收效要多，影響還要大，如你們到了一個地方，僅知顧及個人利益，貪小惠，想做官，就要發現許多貪官污吏出來，這樣還得了嗎？希望你們不要自暴自棄，當顧全人格與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責任，尤其是要有勇氣。我們的勇氣，在平時不能表現出來，除非是在危險當中，你們要知道一個人，總免不了死，惟須死

得其所，死得有價值，那才是光榮。我們爲黨而死，爲革命而死，可算是死得其所，死得有價值，很有光榮的了。

你們這次出發，政府因爲經濟關係，關於你們的用品及旅費，不能十分滿足。但你們亦不應因此而灰心，而稍萌退志。你們須想到在前線的戰士比我們還不如，你們就可安心自慰了。並且這種不滿足的待遇，不過是暫時的，將來財政充裕，自然要改善。至於出發時，身體亦要好好的保着，注意衛生，如果害起病來，不特你們身受痛苦，就對於宣傳工作，亦要發生影響呢。

總而言之，你們是革命之花，軍隊的模範者，同時是社會的模範者，你們當要時刻記着不怕勞苦，不怕危險，要廉潔，要勤勉，要忠實去工作，使軍隊紀律化，使民衆革命化，使革命早日成功！

## 最近政治工作方面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

——在徐召開第一集團各軍政訓主任會議席上——

今天召集各軍政訓處主任來開會，就是要謀各軍政治工作宣傳統一和編製統一，各軍政訓處以後要把權交給總政治訓練部，完全受總政治訓練部的命令與指導，現在北伐進展在即，一切工作計劃均已規定就緒，惟因經費困難，不能按照計算進行，這種困難并不僅是政治工作一方面的，各級政治工作人員，第一，要工作緊張，無論在戰時或平時，無論是訓練士兵或對外宣傳，都要切實進行。第二，現在各軍事官長對政治工作人員多有表示不滿意的，欲矯此弊，惟有各級政治工作人員努力自己職務，不以干涉態度處理軍隊的事務，再者：

能吃苦耐勞，做軍人的表率，政治工作自然容易做通。第三，政治工作人員在作戰時，須上火線去安慰傷病的官兵，如官兵有退後的情形，要說明革命軍連坐法的利害，鼓勵他們前進，如此官兵腦筋裏才有深刻的印象，才知道政治工作人員是愛護他們的，才看得起政治工作人員。第四，各軍政訓處嗣後對外不得單獨發表文電，一切意志均宜集中總政治訓練部以一行動。此外政治人員必須由總政治訓練部委派，各軍事長官不許有擅自委派政治人員情事，以明統系，其餘一切進行事宜，由何方兩主任負責計劃，希望各軍主任努力遵行。



